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昨日是由来已久的中国情人节,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留下了与这一天有关的浪漫诗歌以及脍炙人口的传说。历史深处的那些元宵节,有圆月,有璀璨花灯,有灯谜,还有很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待这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游子们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新的奋斗,但心中始终有一份乡愁、一份牵挂、一份眷恋,系着家乡,也系着家乡的亲人们。

榕树下

一从灯夜到如今

【龙城】翁秀美

元宵节是新春第一个月圆之夜,又叫“上元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

大约从汉代起,上元节就有了张灯的习俗。唐时实行宵禁,夜晚禁鼓一响就禁止出行,而上元节,皇帝会特许开禁三天,称为“放夜”。这一晚,大街小巷,天上地下,火树银花,精致华丽的灯盏,争奇斗彩。观灯百姓不计其数,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灯会上的各种相遇如一盏盏灯,在时间的河流中一一闪过,多姿多姿。

黄梅戏《王老虎抢亲》,王天豹元宵逛花灯,遇着男扮女装的江南才子周文宾,抢至家中,无心插柳,替妹妹成就了好姻缘。辛弃疾于星雨般的光影中蓦然回首,意中人盈盈立于残灯一角,瞬间的惊喜,遂寄予笔墨留存。

更有青年男女,结伴看灯,乘机相约,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闺少女,也出现在人潮中,“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那时节出来难,不似而今,幽约变得方便快捷。灯会上的难得一遇,往往一见钟情,从此情根深种。

不是吗?你看天上月,地上灯,一切如去年模样,满怀期待的女子,盼重遇去年人,徘徊许久,终未能如愿,不觉泪下湿衣。元夜良宵,得遇恋人,从那之后,便一缕相思不绝,难遣孤寂。“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一从灯夜到如今”出自贺铸《减字浣溪沙》,此词末句令人大赞:原来如此的相思,魂牵梦萦,全是自那日灯夜相遇开始。词学评论家陈廷焯评曰: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

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

一从灯夜到如今,细细读来,韵味愈深,情味愈重。然不独情感,于人生,亦是如此。

《红楼梦》中描写节日场面甚多。元春省亲,正是元宵,且看那一种太平气象,富贵风流——“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一家骨肉终团圆,叙话、饮宴、作诗、看戏,转眼又分别。省亲于贾府是无上的荣耀与骄傲,对元春来说或成为一种寄托,长居深宫,孤寂时,元宵之会的温馨美好定然时时念起。

年年月与灯依旧,问道情怀,年年如旧否?

晚年的清照历经国破家亡,流离

迁徙,再遇着元宵节时,从年龄到心境已截然不同,也提不起逛灯的兴致、游乐的心情,只默默地于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然而少女时代的快乐却是历历在目。遥想中州盛日,正月十五最是热闹繁华,和少年女伴们戴上插着翠鸟羽毛的时兴帽子和金线所制的雪柳,打扮得鲜亮齐整,前去游赏。良辰、美景、好兴致,青春作伴,无忧无虑,人生的好时节莫过于此。尘世如梦,这一番旧梦,该是易安居士生命中明亮温暖的心灵慰藉吧。

这个绚烂之夜,年年如约而至,纵使心境不相同,那花月依然好姿容,无论有怎样的相遇,都是注定的机缘。且趁这璀璨的上元佳节,欢欢喜喜,赏月,观灯,看人。灯影中月影溶溶,无限春风;花影处人影朦胧,醉了春风。

诗之韵

元宵帖

【布吉】肖东

是什么在朝我探视
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含羞
是什么把我灌醉
浓浓的酒香在大地上弥漫
又是轮回的元宵
打开了幸福的宝盒

在风花雪月的季节热闹非凡
花灯进入眼帘
生活的篝火
点燃了人们的期望
在春节的边缘
日子让渴望加速度

放置汤圆的桌子强不过拥抱
在那黎明前的远方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
整装待发

乡愁如昨

【南湾】张旭

农具还在田间回响
爷爷的烟枪悠长
月亮之上
动人的传说和故事泛动星光

清脆的鸟音还在林子里回荡
长堤上走着牛羊
炊烟之上
母亲的脸上浮动温软的霞光

谁还走在上学的路上
谁家的儿郎把柳笛吹响
时光回到昨天
如今村子里只有我的白发爹娘

投稿邮箱:szqbwy@163.com



闹元宵

陈武远 摄

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客家民居——鹤湖新居张灯结彩,好不热闹。锣鼓声声,精彩的麒麟舞和武术表演轮番上演,为元宵节增添了浓郁气氛。

水晶石

又见炊烟

【平湖】刘礼达

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深圳邂逅一缕炊烟。

那是傍晚时分,我走在城中村的路上,在一处院落外,忽然看见一缕炊烟袅袅升起。久违的炊烟啊,让我怦然心动。

我呆呆站了许久,仿佛旁边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都已退去,思绪回到了400多公里之外的老家。炊烟总会让人想起故乡,有人说,炊烟是乡村的灵魂。夕阳西下,低矮的瓦房忽然窜出炊烟,小鸡在啄食,鸭子在浅浅的池塘里戏水,小狗在欢腾,羊群咩咩叫着走在回羊圈的路上……连绵不绝的大山可以把小小村庄掩盖,可它阻挡不了向上飘扬的炊烟。

喜欢炊烟,因为炊烟的味道即是家的味道。不管是以前读书,还是后来漂泊他乡,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故乡,只要望见老屋的房顶升起炊烟,我的心就能一下子踏实起来。知道孩儿要归家,母亲早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做各种美食:梅菜、酿豆腐、红烧肉……每个母亲在儿女们眼中都是美食家,母亲做的菜我爱吃,且离家的日子越久越想念。“又瘦了!”每次,母亲看着我吃饭,嘴里总少不了唠叨这么一句。再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我也很想对头发开始变白的她说一句:“母亲,辛苦了!”在狭小逼仄的厨房里,在袅袅炊烟中,母亲用粗糙而勤劳的双手为家

人奉上了无数美味可口的佳肴。我想念炊烟,想念守候在故乡的母亲。

袅袅炊烟里也潜藏着有关童年的幸福记忆。小时候家贫,于是常常跟着父母上山拾柴火。母亲割芒萁,父亲砍松柏之类的树木,而我则把掉在地上的松果捡起来,装进大大的蛇皮袋,再背回家。这些芒萁、树木和松果即是生火做饭的燃料。再有,寒冬腊月,一家人干脆就围在灶头吃饭。柴火、炊烟已尽,余温犹在,一家人吃着饭,或者聊几句家常,现在想想那真是最幸福的时光。

我喜欢炊烟,炊烟的味道即是故乡和家的味道,更是对一颗漂泊愁苦之心的慰藉。